

往事



郭澄

“丹柿子”就是树上的软柿子，吃起来凉甜可口，十分解渴。小时候物资匮乏，上地干活或割草时吃“丹柿子”，成了一种最惬意的享受。现在五十多岁的人，大多有过这种经历。不知道别的地方怎样称呼它，在我们县周围村，都叫它“丹柿子”。柿子软透后鲜艳透亮，挂在树上十分显眼。朱砂叫“丹红”，所以称它“丹柿子”，这叫我没考证过，不知正确与否，但那种甜透到心的滋味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时候，从收麦时节起，我们就开始吃柿子，那会的柿子只有小拇指那么大。我们小孩跟上大人去拾麦，在柿子树下休息时，会把落在地上发软的小柿子捡起来，装到开水或绿豆水瓶里，喝水时就着吃。再把不软的小柿子拾上几十个，带回家交给正在纳鞋底或做针线活的妈妈，让她用针和线把它们串起来，我们带在脖子上玩。等一天多，柿子软了，再一个一个吃掉。

进入秋分，吃“丹柿子”就进入了高潮。下午放学到地里割草，先是吃“丹柿子”，吃过瘾了，才开始割草。星期天割草时吃“丹柿子”，是最开心的事——除了解馋外，还要在树上展示技能，打秋千、比高低、比谁险、比快慢

## 丹柿子

等。“打秋千”最简单，柿子树一般冠大根不高，我们站在树下，伸手就能摸上，双手一勾就荡起“吊秋千”，兴趣来了还会试着前后翻转；“比高低”就是比谁爬得高，身手轻巧的能爬到树的顶端，明明看着惊险，可他在上面还要手舞足蹈地展示、炫耀；“比谁险”和“比高低”有点像，但不比爬得高，而是看谁站的树枝细、站得前、情况险，甚至还敢在上面“闪”两下——柿树枝杆很脆，稍微有点重压就可能断。当年十二三岁敢这么玩的孩子，如今已“荣升”到了爷奶级别。要是现在看见孙子们这么闹，保管能把咱胆吓破。“比快慢”则是比谁上树快，下树快，相对来说风险最小。

说了半天，差点把吃“丹柿子”忘了。其实，选“丹柿子”是一门技术活。不会选的，要么找不到，要么找到的也是半软不甜的；而会找的，一找一个准，吃得满嘴流着香甜的柿汁。要是不小心吃了个半软，多吸一口就满嘴生涩、唇舌发厚，只好厚着脸皮，让人家会选的帮忙摘一个，满足一下口腹之欲。从树上往下扔“丹柿子”和接“丹柿子”可是个技术活，技术不好的人，脸上、身上、手上就沾满了柿汁。所以，往下扔时，柿子一定要放平、轻放，稍用力一点劲都可能出问题。接柿子，手要顺着惯性再往下送一下，才能保证柿子完好不破。现在想想，这或许还和视力有关，近视、特别是色盲，就是找不到。



柿子分好几种，有珠珠柿子、普通柿子、牛信柿子（方言叫法）、板柿子。珠珠柿子树不高，柿子也不大，上面尖，下面圆，整体形状为圆锥形，在树上熟透了像一串串玛瑙，看上去很好看，吃起来一口一个；普通柿子是扁圆形，比珠珠柿子略大一些；而牛信柿子，形状和普通柿子一样，但相比皮厚肉厚；我们最爱吃的是板柿子，光听名字就知道它个头更大，同样是扁圆形，四边棱比较明显的甜度也高，吃一个顶两三个普通柿子。

吃“丹柿子”就酥馍是普通吃法；用软黍面窝窝头夹上软柿子吃是上等吃法；把酥馍揉成小块，然后放在手帕里，经过拍、打、搓、揉，“丹柿子”取蒂揭皮放进去一搅拌，再轻轻地提起四角，在不挤出柿汁的力度下轻轻一拧，最佳吃法告成。当然，这种吃馍法大多是要加上盐、干辣椒。因为柿汁沾在手帕上，既不卫生又难洗，只有“欠生（sha）子娃”（家里独苗小子）这样吃；最后一种吃法更绝，把软柿子汁和熟面拌在一起，那味道至今想起来都觉得香、妙。

时间进入了农历八九月，又到了吃“丹柿子”的时节，小时候的味道全镶嵌在了心里。偶尔到地里，站在树下摘上一个吃，那时的情、那时的景、那时的嬉笑打闹，立即浮现在眼前。只是站在旁边同我一起品尝“丹柿子”美味的儿孙们，根本想不到我此刻的心情……

真情



## 父亲那捧红酸枣



赵斌

又是一年酸枣熟，站在这挂满小灯笼似的酸枣树前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那一颗颗红红的酸枣，勾起了我无限的怀念，不由得想起了我亲爱的老父亲。

父亲的具体出生年月已无确切记载，只知道他是榆次人，从小就没了爹娘，由奶奶一手抚养长大。后来，他参加革命，随刘邓大军南征北战，辗转多年，最后落脚到绛县。

当时，守寡的母亲拉扯着5个孩子过活，大姐刚满15岁，哥哥也才两岁多，家里没有劳动力，是村里出了名的欠债户。全家的生计，只能靠单薄的母亲给人缝制衣服换来的微薄收入维持，含辛茹苦地艰难度日。

父亲入赘后，二话不说毅然用他那强壮的肩膀挑起了这个家的重担。母亲42岁才生下我，从我记事起，就总听见父亲用我听不太懂的榆次话，训斥那些欺负我们兄妹的赖小子。

父亲个子不算很高，但身子骨很

健壮，也很能吃苦耐劳，干农活时一个人顶俩。再加上母亲心灵手巧会裁衣，做的针线活十里八乡出名，家里就买了一台缝纫机，母亲除了给我们缝制衣服，也经常给别人做衣服。慢慢地，家里的日子有所好转，不再是生产队的欠款户，虽说顿顿吃的是粗粮，却能让我们填饱肚子。

我们家在父母的辛勤劳作下有了很大的变化，随着姐姐们和哥哥渐渐长大、成家，我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。每到秋天，父亲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，总会先逗我一会儿，然后像变戏法似的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红红的、珍珠般的酸枣。我每次都欢呼着接过来，装在口袋里，蹦跳着跑去跟小朋友炫耀。

父亲性性质朴，手脚勤快，总喜欢帮助别人干活。我18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中午，母亲做好饭等着耕地劳作的父亲回家，可从中午11点半等到下午两点半，才看见父亲牵着马，拖着疲惫的步子走进门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他干完自家的活，又去帮别人耕地了，而且分文未取。年少的我又急又气，

忍不住同父亲吵了起来，母亲也在在一旁心疼地数落着，嫌他总爱管闲事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

父亲一直是个以助人为乐、从不索取回报的人，这一下难得发了火，狠狠地骂了我一顿。我委屈地大哭，发誓再也不理他，不叫他“爸爸”，父亲也气得没吃成那顿饭。

没想到第二天，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，竟主动走到我跟前，笑嘻嘻地叫道：“建儿（我小名），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？”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捧红红的酸枣，我的泪一下子夺眶而出。这一颗颗珍珠似的酸枣，饱含着父亲浓浓的爱、满满的情啊！

我知道，父亲准是不顾农活劳累，趁休息时在田间地埂上一颗颗摘的。这哪里是酸枣，这是一份深沉的父爱呀！酸枣啊酸枣，你红色的外表代表着父亲对孩子浓浓的爱、满满的情。

而今，父亲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。又是一年酸枣红，可爱可亲的老父亲，您在天国还好吗？是否也能看见，这满树让我念了又念的红酸枣？

心语

## 缝缀思念

张海萍

如织夜雨 轻叩伞面  
细碎的音符  
洒开半帘朦胧  
雨滴 思念的吊线锤  
校正倾斜的往事

雨织成透明的网

兜住满街怅惘  
曾与我共撑一伞的轮廓  
早被风揉碎，散在某条巷口的湿壤

秋雨 漫过青砖  
似时光踮脚走过  
踩醒青春巷弄里的苔茵  
那些被年轮圈阅的错过  
竟在雨雾中，让思念的焦距

拉成清晰的旧影

凝望雨幕尽头——  
未拆封的晨曦正在低眉  
并肩的剪影  
定格成时光的琥珀  
原来 孤独  
是重逢在心底的舍利子  
淬炼永恒

亲历



## 一场虚惊

李云峰

下午快四点的样子，无意间看到微信里“建设银行”的交易提示，点开发现是两笔各近千元的支付记录。赶紧点开手机银行查询，只看到资金由某家公司名头划走，再无别的具体交易信息了。头立马大了起来！

想今天没出门，也没有在抖音上买东西，唯一的线上操作就是上午十一点半后，按单位财务人员的指导办理个税返还。一开始，点了手机里一个“个税返还”软件，输入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后，到一个界面不会操作了，发给财务人员看，才发现软件图标不一样。赶紧对照正确软件一阵操作，简单几个“继续”，显示到了退税金额页面，截图发给财务人员，她回复等月底审核通过，就会把款项返还到工资卡上。回头找见那个错误软件，便删掉了。

会不会是那个“李鬼”软件搞的鬼？想问远在外地的家人，又怕说不清楚，自己也不能在手机上进一步操作。想着是从银行卡号里划走的，对门就是建设银行营业部，我立马赶了过去。

营业部门口值班的高个子女员工听了我的焦虑无比的表述，立刻接过手机询问情况，在旁边一位娇小女员工的配合下，很快拨通了那家公司的客服电话。对方听后，说超出其权限，需要转接另一员工台；转了两次后，第三位客服听明白是老人误操作导致扣款，痛快同意了退款。没几分钟，两笔款项原路如数返还到我的银行卡。

真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追回了近两千元款项，惊出的一脊背冷汗还贴着衬衣背面。

高个子女员工贴心提醒我，不要轻易给软件绑定银行卡，实在要绑定就用余额少的卡，更不敢设置免密支付功能。

我非常激动，冲着两个女员工鸡啄米一样频频点头，双手合十作揖，嘴里反复说着感谢。她们笑着说分内事，让我以后有问题随时来。

离开后，我心里还在扑腾，想着钱追不回来会是怎样的情形？这么简单一句感谢，有点敷衍。我便想着到文印室打个感谢信，却不知两位女员工的名字，只好又返回营业部。

听我说明心意，娇小的女员工表示这都是她们应该做的，不肯说名字。边上的保安师傅听见了，建议我可以跟领导反映，并指了指窗口服务区。

女员工还是不好意思，我坚持要表达心意。窗口里面坐着一位男员工并不是，她只好冲着窗口喊“主管”，然后，边上的门开了，走出一个比她们俩年长的女子。听我简单说明心意，她说那可以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谢，还表示行里也需要这样的榜样。

如此，到圆桌边凳子上坐下来，在留言簿上登记名字地址后，写下了对柴丽枝、吴若男二位员工的感谢，还拍了照留存。

重新走在街道上，心里感觉安然踏实了许多。

回到家，看有短信息，点开是返还款项的两条信息——一条是退款通知，一条是上午开通会员关闭的提醒。看时间，就是那个错误个税返还“李鬼”软件搞的鬼！

看来网络陷阱太多，年岁大了，千万要小心谨慎才行！

